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孽海花  
第十回 險語驚人新欽差膽破虛無黨 清茶話舊侯夫人名噪賽工場

卻說雯青正與彩雲雙雙地靠在船窗，賞玩那意大利火山的景致，忽有人推門進來，把他們倆拉住問話。兩人擡頭一看，卻就是那非常標致的女洋人夏雅麗姑娘，柳眉倒豎，鳳眼圓睜。兩人這一驚非同小可，知道前數日畢業演技的事露了風了。只聽那姑娘學著很響亮的京腔道：「我要問你，我跟你們往日無仇，今日無故，幹嗎你叫人戲弄我姑娘？你可打聽打聽看，本姑娘是大俄國轟轟烈烈的奇女子，我為的是看重你是一個公使大臣，我好意教你那女人念書，誰知道你們中國的官員，越大越不像人，簡捷兒都是糊塗的蠢蟲！我姑娘也不犯和你們講什麼理，今兒個就叫你知道知道姑娘的厲害！」說著，伸手在袖中取出一支雪亮的小手槍。雯青被那一道的寒光一逼，倒退幾步，一句話也說不出。還是彩雲老當，見風頭不妙，連忙上前拉住夏雅麗的臂膀道：「密斯請息怒，這事不關我們老爺的事，都是貴國畢先生要顯他的神通，我們老爺是看客。」雯青聽了方抖聲接說道：「我不過多了一句嘴，請他再演，並沒有指定著姑娘。」夏雅麗鼻子裡哼了一聲。彩雲又搶說道：「況老爺並不知道姑娘是誰，不比畢先生跟姑娘同國，曉得姑娘的底裡，就應該慎重些。倘或畢先生不肯演，難道我們老爺好相強嗎？所以這事還是畢先生的不是多哩，望密斯三思！」夏雅麗正欲開口，忽房門咿呀一響，一個短小精悍的外國人，捱身進來。雯青又吃一嚇，暗付道：「完了，一個人還打發不了，又添一個出來！」彩雲眼快，早認得是船主質克，連忙喊道：「密斯脫質克，快來解勸解勸！」夏雅麗也立起道：「密斯脫質克，你來幹嗎？」質克笑道：「我正要請問密斯到此何幹，密斯倒問起我來！密斯你為何如此執性？我昨夜如何勸你，你總是不聽，鬧出事來，倒都是我的不是了！我從昨夜與密斯談天之後，一直防著你，剛剛走到你那邊，見你不在，我就猜著到這裡來了，所以一直趕來，果然不出所料。」夏雅麗怒道：「難道我不該來問他麼？」質克道：「不管怎麼說。這事金大人固有不是，畢先生更屬不該。但畢業在演術的時候，也沒有留意姑娘是何等人物，直到姑娘走近，看見了貴會的徽章，方始知道，已是後悔不及。至於金大人，是更加茫然了。據我的意思，現在金大人是我們兩國的公使，倘遲著姑娘的意，弄出事來，為這一點小事，鬧出國際問題，已屬不犯著。而戕害公使，為文明公律所不許，於貴國聲譽有礙，尤其不可。況現在公使在我的船上，都是我的責任，我絕不容姑娘為此強硬手段。」夏雅麗道：「照你說來，難道就罷了不成？」質克道：「我的愚見，金公使瀆犯了姑娘，自然不能太便宜他。我看現在貴黨經濟十分困難，叫金公使出了一宗巨款，捐入貴黨，聊以示罰。在姑娘雖受些小辱，而為公家爭得大利，姑娘聲譽，必然大起，大家亦得安然無事，豈不兩全！至畢先生是姑娘的同國，他得罪姑娘，心本不安，叫他在貴黨盡些力，必然樂從的。」這番說話，質克都是操著德話，雯青是一句不懂。彩雲聽得明白，連忙道：「質克先生的話，我們老爺一定遵依的，只求密斯應允。」其時夏雅麗面色已和善了好些，手槍已放在旁邊小幾上，開口道：「既然質克先生這麼說，我就看著國際的名譽上，船主的權限上，便宜了他。但須告訴他，不比中國那些見錢眼開的主兒，什麼大事，有了孔方，都一天雲霧散了。再問他到底能捐多少呢？」質克看著彩雲。彩雲道：「這個一聽姑娘主張。」夏雅麗拿著手槍一頭往外走，一頭說道：「本會新近運動一事，要用一萬馬克，叫他擔任了就是了。」又回顧彩雲道：「這事與你無干，剛纔恕我冒犯，回來仍到我那裡，今天要上文法了。」說著，揚長而去。彩雲諾諾答應。質克向著彩雲道：「今天險極了！虧得時候尚早，都沒有曉得，暗地了結，還算便宜。」說完，自回艙面辦事。

這裡雯青本來嚇倒在一張榻上發抖，又不解德語，見他們忽然都散了，心中又怕又疑。驚魂略定，彩雲方把方纔的話，從頭告訴一遍，一萬馬克，彩雲卻說了一萬五千。雯青方略放心，聽見要拿出一萬五千馬克，不免又懊惱起來，與彩雲商量能否請質克去說說，減少些。彩雲撇著嘴道：「剛纔要不是我，老爺性命都沒了。這時得了命，又舍不得錢了。我勸老爺省了些精神吧！人家做一任欽差，哪個不發十萬八萬的財，何在乎這一點兒買命錢，倒肉痛起來？」雯青無語。不一會，男女僕人都起來伺候，雯青、彩雲照常梳洗完畢，雯青自有次芳及隨員等相陪閑話，彩雲也仍過去學洋文。早上的事，除船主及同病相憐的畢先生同時也受了一番驚恐外，其餘真沒一人知道。

到傍晚時候，畢葉也來雯青處，其時次芳等已經散了。畢葉就說起早上的事道：「船主質克另要謝儀，罰款則俟到德京由彩雲直接交付，均已面議妥協，叫彼先來告訴雯青一聲。」雯青只好一一如命。彼此又說了些後悔的話。雯青又問起：「這姑娘到底在什麼會？」畢葉道：「講起這會，話長哩。這會發源於法蘭西人聖西門，乃是平等主義的極端。他的宗旨，說世人侈言平等，終是表面的話，若說內情，世界的真權利，總歸富貴人得的多，貧賤人得的少；資本家佔的大，勞動的人佔的小，哪裡算得真平等！他立這會的宗旨，就要把假平等弄成一個真平等；無國家思想，無人種思想，無家族思想，無宗教思想；廢幣制，禁遺產，衝決種種網羅，打破種種桎梏；皇帝是仇敵，政府是盜賊，國裡有事，全國人公議公辦；國土是個大公園，貨物是個大公司；國裡的利，全國人共享共用。一萬個人，合成一個靈魂；一萬個靈魂，共抱一個目的。現在的政府，他一概要推翻；現在的法律，他一概要破壞。擲可驚可怖之代價，要購一完全平等的新世界。他的會派，也分著許多，最激烈的叫做『虛無黨』，又叫做『無政府黨』。這會起源於英、法，現在卻盛行到敝國了。也因敝國的政治，實在專制；又兼我國有一班大文家，叫做赫爾岑及屠格涅夫、托爾斯泰，以冰雪聰明的文章，寫雷霆精銳的思想，這種議論，就容易動人聽聞了，就是王公大人，也有入會的。這會的勢力，自然越發張大了。」雯青聽了，大驚失色道：「照先生說來，簡直是大逆不道，謀為不軌的叛黨了。這種人要在敝國，是早已明正典刑哪裡容他們如此膽大妄為呢！」畢葉笑道：「這裡頭有個道理，不是我糟蹋貴國，實在貴國的百姓彷彿比個人年紀還幼小，不大懂得世事，正是扶牆摸壁的時候，他只知道該給皇帝管的，哪裡曉得天賦人權、萬物平等的公理呢！所以容易拿強力去逼壓。若說敝國，雖說政體與貴國相仿，百姓卻已開通，不甘受騙，就是剛纔大人說的『大逆不道，謀為不軌』八個字，他們說起來，皇帝有『大逆不道』的罪，百姓沒有的；皇帝可以『謀為不軌』，百姓不能的。為什麼呢？土地是百姓的土地，政治是百姓的政治，百姓是人翁，皇帝、政府不過是公傭的管帳伙計罷了！這種說話，在敝國皇帝聽了，也同大人一樣的大怒，何嘗不想殺盡拿盡。只是殺心一起，血花肉雨，此餉彼酬，赫赫有聲的世界大都會聖彼得堡，方方百里地，變成皇帝百姓相殺的大戰場了。」雯青越聽越不懂，究竟畢葉是外國人，不敢十分批駁，不過自己咕嚕道：「男的還罷了，怎麼女人家不謹守閨門，也出來胡鬧？」畢葉連忙搖手道：「大人別再惹禍了！」雯青只好閉口不語，彼此沒趣散了。斯時薩克森船尚在地中海，這日忽起了風浪，震蕩得實在厲害，大家困臥了數日，無事可說。直到七月十三日，船到熱瓦，雯青謝了船主，換了火車，走了五日，始抵德國柏林都城。

在德國自有一番迎接新使的禮節，不必細述。前任公使呂卒芳交了篆務，然後雯青率同參贊隨員等一同進署。連日往謁德國大宰相俾思麥克，適遇俾公事忙，五次方得見著。隨後又拜會了各部大臣及各國公使。又過了幾月，那時恰好西歷一千八百八十八年正月裡，德皇威廉第一去世，太子飛蝶麗新即了日耳曼帝位，於是雯青就趁著這個當兒，觀見了德皇及皇后維多利亞第二，呈遞國書，回來與彩雲講起觀見許多儀節。彩雲付著自己在夏雅麗處學得幾句德語，便撒嬌撒痴要去觀見。雯青道：「這是容易，公使夫人本來應該觀見的。不過我中國婦女素來守禮，不願跟他們學。前幾年只有個曾小侯夫人，她卻個個儻得很，一到西國居然與西人弄得來，往來聯絡得很熱鬧。她就跟著小侯，一樣觀見各國皇帝。我們中國人聽見了，自然要議論她，外國人卻很佩服的。你要學她，不曉得你有她的本事沒有？」彩雲道：「老爺，你別瞧不起人！曾侯夫人也是個人，難道她有三頭六臂麼？」雯青道：「你倒別說大話。有件事，現在洋人說起，還贊她聰明，只怕你就幹不了！」彩雲道：「什麼事呢？」雯青笑著說道：「你不忙，你裝袋早煙我吃，讓我慢慢地講給你聽。」彩雲抵著嘴道：「什麼稀罕事兒！值得這麼拿腔！」說著，便拿一根湘妃竹牙嘴三尺來長的早煙筒，滿滿地裝上一袋蟠桃香煙，遞給雯青，一面又回頭叫小丫頭道：「替老爺快倒一杯醞醞兒的清茶來！」笑迷迷地向著雯青道：「這可沒得說了，快給我講吧！」雯青道：「你提起茶，我講的便是一段茶的故事。當日曾侯夫人出使英國。那時英國剛剛起了個什麼叫做『手工賽會』。這會原是英國上流婦女集合的，凡有婦女親手製造的物件，薈萃在一處，叫人批評比賽，好的就把金

錢投下，算個賞彩。到散會時，把投的金錢，大家比較，誰的金錢多，係誰是第一。卻說這個侯夫人，當時結交很廣，這會開的時候，英國外交部送來一角公函，請夫人赴會。曾侯便問夫人：『赴會不赴會？』夫人道：『為什麼不赴？你復函答應便了。』曾侯道：『這不可胡鬧。我們沒有東西可賽，不要事到臨頭，拿不出手，被人恥笑，反傷國體！』夫人笑道：『你別管，我自有道理。』曾侯拗不過，只好回書答應。」彩雲道：「這應該答應，叫我做侯夫人，也不肯不掙這口氣。」說著，恰好丫環拿上一杯茶來。雯青接著一口一口地慢慢喝著，說道：「你曉得她應允了，怎麼樣呢？卻毫不在意，沒一點兒準備。看看會期已到，你想曾侯心中乾急不乾急呢？哪曉得夫人越做得沒事人兒一樣。這日正是開會的第一日，曾侯清早起來，卻不見了夫人，知道已經赴會去了，連忙坐了馬車，趕到會場，只見會場中人山人海，異常熱鬧。場上陳列著有錦繡的，有金銀的，五光十色，目眩神迷，頓時嚇得出神。四處找他夫人，一時慌了，竟找不著。只聽得一片喝采聲、拍掌聲，從會場門首第一個桌子邊發出。回頭一看，卻正是他夫人坐在那桌子旁邊一把矮椅上，桌上卻擺著十幾個康熙五彩的雞缸杯，幾把紫砂的龔春名壺，壺中滿貯著無錫惠山的第一名泉，泉中沉著幾撮武夷山的香茗，一種幽雅的古色，映著陸離的異彩，直射眼簾；一股清俊的香味，趁著氤氳的和風，直透鼻官。許多碧眼紫髯的偉男、鬚髮蜂腰的仕女，正是摩肩如雲、揮汗成雨的時候，煩渴得了不得。忽然一滴楊枝水，劈頭灑將來，正如仙露明珠，瓊漿玉液，哪一個不歡喜贊嘆！頓時拋擲金錢，如雨點一般。直到會散，把金錢匯算起來，侯夫人竟佔了次多數。曾侯那時的得意可想而知，覺臉上添了無數的光彩。你想侯夫人這事辦得聰明不聰明？寫意不寫意？無怪外國人要佩服她！你要有這樣本事，便不枉我帶你出來走一趟了。」彩雲聽著，心中暗忖：「老爺這明明估量我是個小家女子，不能替他爭面子，怕我鬧笑話。我倒偏要顯個手段勝過侯夫人，也叫他不敢小覷。」想著，扭著頭說道：「本來我不配比侯夫人，她是金一般、玉一般的尊貴，我是腳底下的泥、路旁的草也不如，哪裡配有她的本事！出去替老爺坍了臺，倒叫老爺不放心，不如死守著這螺螄殼公使館，永不出頭；要不然，送了我回去，要出醜也出醜到家裡去，不關老爺的體面。」雯青連忙立起來，走到彩雲身旁，拍著她肩笑道：「你不要多心，我何嘗不許你出去呢！你要覷見，只消叫文案上備一角文書，知照外部大臣，等他擇期覷見便了。」彩雲見雯青答應了，方始轉怒為喜，催著雯青出去辦文。雯青微笑地慢慢踱出去了。

正是：

初送隱娘金盒去，卻看馮嫖錦車來。

欲知後事，且聽下回細說。